文明在经纬与色彩中坚守

战火下的伊朗艺术

扫一扫 看视频

■江宜笑 孙金燕

编者按：近日，国际局势动荡，中东战火蔓延，伊朗成为世界焦点。战争最大的受害者往往是普通百姓，在衷心祝愿世界早日和平的同时，我们也希望也让读者来了解一下伊朗的传统艺术，通过艺术作品来感受文明古国的文化特色。

中东局势持续紧张，伊朗29处世界遗产进入“战时保护状态”。当地时间2026年3月2日下午2时，德黑兰地标古列斯坦王宫在联合空袭中受损，牵动着全球文化界的目光。这片承载三千年波斯文明的土地，其建筑、工艺与艺术瑰宝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。然而，正如波斯地毯的经纬交织般坚韧，伊朗艺术在炮火中，依然坚守着文明的底线。

丝缕经纬的文明史诗——波斯地毯艺术

伊朗，古称波斯。波斯地毯被誉为“踩在脚下的艺术”，其历史可追溯至2500年前。现存最古老的帕萨尔加德地毯（Pazyryk Carpet）虽出土于西伯利亚冻土，却承载着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图腾记忆——骑士、雄鹿与几何纹样，与波斯波利斯的浮雕如出一辙。

这项古老而精湛的手工技艺，在萨菲王朝（公元1501-1736）达至巅峰。伊斯法罕、大不里士、喀桑等地相继成为织造中心。每一块地毯都是一部无声史诗：柏树象征坚韧，生命之树寓意繁衍，波斯之眼守护平安。2025年，伊朗地毯编织技艺被正式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其价值得到世界范围的认可与珍视。

崖壁巨石的大地诗篇——伊朗石雕艺术

波斯帝国的恢弘气象，永远镌刻在山崖与宫殿的岩石之上。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宫廷浮雕，到萨珊时期的崖壁纪功石刻，这些历经千年风雨的石雕遗产，共同构成一部无声而雄浑的文明史诗。

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，波斯波利斯宫殿遗址中的万国朝贡浮雕，以连续叙事的水平带状构图，刻画29国使者列队觐见、敬献珍宝的场景，人物姿态肃穆、衣纹流畅规整，既展现帝国威仪，又记录不同民族的服饰与风貌，是古代波斯帝国具有历史价值的视觉史诗。

公元前521年，比索通古迹崖壁上的大流士一世浮雕与楔形文字铭文，镌刻于圣山比索顿约60米高的石灰岩悬崖上。浅浮雕中，王者挺立、降服叛臣，下方三种文字铭刻帝国功绩，是研究古代波斯文字、宗教与王权思想的直接依据。

萨珊王朝的石雕则更具戏剧性与力量感，法尔斯地区的萨珊考古遗址中，大量崖刻与石造像以帝王狩猎、战场胜利为主题，造型刚健、线条硬朗。

光与几何的穹顶诗篇——伊朗建筑艺术

作为丝绸之路文明枢纽，伊朗孕育了自成体系的建筑艺术传统。它以光影诗意为魂，以数学理性为骨，以工艺传承为脉，形成兼具结构智慧、装饰美学与精神象征的体系。传统穹顶美学与古列斯坦王宫镜嵌艺术是解读其建筑艺术的关键。2025年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20届会议上，“伊朗建筑中的镜子工艺”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伊朗穹顶是数学、神学与视觉美学的高度统一。其艺术特征可概括为粒子化、穆克纳斯、分形三大核心。粒子化是以简单的几何图形为基础，形成万花筒般繁密却有序的图案系统；穆克纳斯是通过分解穹顶形成结构；部分呈现分形特征，兼具稳定性与韵律美。

古列斯坦王宫又称玫瑰宫，坐落于伊朗德黑兰市中心。始建于萨非王朝（公元1501-1736），1779年卡扎尔王朝定都德黑兰后，这里成为国家权力中心并历经多次扩建。其明镜殿以精湛镜嵌艺术闻名，是伊朗镜嵌工艺的巅峰代表。

窑火淬炼的丝路瑰宝——波斯金属、陶瓷与玻璃工艺

波斯工匠凭借精湛技艺，在陶瓷与金属器物上留下了不朽杰作。这些窑火与锻打淬炼的瑰宝，既是古波斯文明的珍贵物质遗存，也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见证。它不仅是古波斯文明的物质图腾，更是连接东西文明交融的直接见证。

金属工艺上，波斯工匠精通失蜡法铸造、火法镀金，所制器物千年不锈。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有翼狮金来通，狮子张嘴伸舌、双翅舒展，是2500年前贵族宴饮的酒杯，造型灵动、工艺精湛。

陶瓷技艺上，波斯陶瓷吸收中国、埃及、古希腊等多国工艺精华。孔雀蓝、孔雀绿釉陶器在汉代传入中国。工匠用泥浆、化妆土固定纹饰色彩，成为釉陶装饰特色。伊利汗国时期，拉斯特彩尤为经典：拉斯特彩经二次低温烧制形成金属虹光，12世纪末卡尚成为其核心生产中心，成为丝路工艺的璀璨代表。

伊朗玻璃器制作史可追溯至公元前1200年，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（公元前550-330年）迎来繁荣。萨珊时期（公元224-651年）工艺更多元，自由吹制与有模吹制并用。波斯玻璃器工艺沿丝路传播，成为东西方工艺交流的重要载体。

战火未熄，文明不熄。面对战火威胁，伊朗对文物的紧急转移与保护，既是对本民族文化根脉的坚守，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负责。这些艺术瑰宝，是丝绸之路文明交融的见证，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价值超越国界，属于整个世界。

帕萨尔加德地毯

大流士一世岩刻 比索通古迹

阿里卡普宫穹顶

有翼狮金来通